

景明本

陸宣公集

陸宣公翰
苑集

四部叢刊集部

唐陸宣公翰苑集叙

權德輿撰

嘗讀賈誼書觀其經制人文鋪陳帝業術亦至矣待
之宣室恨得後時遇亦深矣然竟不能達四聰而盡
其善排群議而試厥謀道之難行亦已久矣東陽絳
灌何代無之嘻一薰一蕕善齊聲不能同其器方鑿
圓柄良工無以措巧心所以理世少而亂日多大雅
衰而正聲寢漢道未融既失之於賈傳吾唐不幸復
擯棄於陸公公諱贄字敬輿吳郡蘇人溧陽令侃之
子年十八登進士第應博學宏辭科授鄭縣尉非其

好也省母歸壽春刺史張鑑有名於時一獲晤言大
加賞識暨別鑑以泉貨數萬爲賚曰願以此奉太夫
人一日之膳公悉辭之領新茶一串而已是歲以書
判拔萃調渭南簿本傳作尉御史府以監察換之德宗皇
帝春官時知名召對翰林即日爲學士由祠部員外
轉考功郎中朱泚之亂從幸奉天時車駕播遷詔書
旁午公灑翰即成不復起草初若不經思慮及成而
奏無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倉卒填委同職者無不
拱手歎伏不能復有所助嘗從容奏曰此時詔書陛
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禹湯以罪已勃興楚昭

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悵改過以言謝天下俾臣
草辭無諱庶幾群盜革心上從之故行在詔書始下
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激發議者以德宗克平寇亂
不惟神武之功爪牙宣力蓋亦資文德腹心之助焉
及還京師李抱真來朝奏曰陛下在山南時山東士
卒聞書詔之辭無不感泣思奮臣節臣知賊不足平
也公自行在帶本職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精敏小
心未嘗有過艱難扈從行在輒隨啓沃謀猷特所親
信有時讌語不以公卿指名但呼陸九而已初幸梁
洋棧道危狹從官前後相失上夜次山館召公不至

泫然號於禁旅曰得陸贄者賞千金頃之公至太子親王皆賀初公既職內署母韋氏尚在吳中上遣中使迎致京師道路置驛文士榮之丁韋夫人憂去職持喪於洛遣人護漂陽之柩附葬河南上遣中使監護其事四方賻遺數百萬公一無所取素與蜀帥韋南康布衣友善韋令每月置遺公奏而受之服闋復內職權知兵部侍郎覲見之日天子爲之興改容叙弔優禮如此內外屬望旦夕俟其輔政爲竇叅忌嫉故緩之真拜兵部侍郎知貢舉得人之盛公議稱之貞元八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公以少年入侍內殿

特蒙知遇不可與衆浮沉苟且自愛事有不可必諱
之上察物太精躬臨庶政失其大體動與公違姦諛
從而間之屢至不悅親友或規之公曰吾上不負天
子下不負吾所學不恤其他公精於吏事斟酌剖決
不爽錙銖其經綸制度具在德宗實錄及寶叅納劉
士寧之賂爲李巽所發得罪左遷橫議者以公與叅
素不協歸罷相之議於公戶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齡
以姦回得幸害時蠹政物議莫敢指言公獨以身當
之屢言不可翰林學士吳通玄忌公先達每切中傷
陰結延齡互言公短宰相趙憬公之引拔昇爲同列

以公排邪守正心復異之羣邪沮謀直道不勝十年
退公爲賓客罷政事明年夏旱芻糧不給軍校訴於
上延齡奏曰此皆陸贄輩怨望鼓扇軍人也貶公忠
州別駕上怒不可測賴陽城張萬福救之獲免蜀帥
韋令抗表請以贄代已歲賂資糧公在南賓閉門却
掃鄙人稀識其面復避謗不著書惟考校醫方撰集
驗方五十卷行於世江峽十稔永貞初與鄭餘慶陽
城同徵還公已薨歿時年五十二公之秉筆內署也
擢古揚今雄文藻思敷之爲文誥伸之爲典謨俾標
校向風懦夫增氣則有制誥集一十卷覽公之作則

知公之爲文也潤色之餘論思獻納軍國利害巨細必陳則有奏草七卷覽公之奏則知公之爲臣也其在相位也推賢與能舉直措枉將幹璿衡而揭日月清氛沴而平泰階敷其道也與伊說爭衡考其文也與典謨接軫則有中書奏議七卷覽公之奏議則知公之事君也古人以士之遇也其要有四焉才位時命也仲尼有才而無位其道不行賈生有時而無命終於一慟惟公才不謂不長位不謂不達逢時而不盡其道非命歟裴氏之子焉能使公不遇哉說者又以房魏姚宋逢時遇主克致清平陸君亦獲幸時君

而不能與房魏爭列蓋道未至也應之曰道雖在我
弘之在人蜚蝗竟天農稷不能善稼奔車覆轍丘軻
亦廢規行若使四君與公易時而相則一否一臧未
可知也而致君不及貞觀開元者蓋時不幸也豈公
不幸哉以爲其道未至不亦誣乎公之文集有詩文
賦集表狀爲別集十五卷其關於時政昭昭然與金
石不朽者惟制誥奏議乎雖已流行多謬編次今以
類相從冠于編首兼畧書其官氏景行以爲序引俾
後之君子覽公制作效之爲文爲臣事君之道不其
偉歟

淳熙講筵劄子

勅送到太中大夫試刑部尚書兼侍讀兼吏部尚書
蕭燧中奉大夫權兵部尚書兼侍讀宇文价通議大
夫給事中兼侍講兼太子詹事葛邲朝議大夫試右
諫議大夫兼侍讀蔣繼周通奉大夫文敷文閣待制
提舉佑神觀兼侍講同脩國史洪邁朝散大夫起居
郎兼國史院編脩官兼權直學士院李嶽朝散郎守
起居舍人吳燠劄子奏臣等恭覩淳熙八年夏四月
甲戌經筵進讀

真宗皇帝陛下正說終篇六月壬申有

旨宣諭陸贄奏議可與不可進讀侍讀臣希呂等言
贄論諫數十百篇皆本仁義元祐中蘇軾等乞繕寫
進呈置之坐右將來開講如今進讀實有補於治道
七月丙子

制曰可且今日讀五版九年四月辛亥

詔講讀官同班奏事

聖語云朕每見贄論德宗事未嘗不寒心正恐未免
有德宗之失卿等可各條具闕失來上侍講臣輝奏
言

陛下推誠待下可謂曲盡其至侍講臣洽言德宗猜

忌刻薄唐書一贊盡之矣

聖語云德宗強明不肯推誠待下雖更奉天離亂終不悔悟當彼艱難之時所宜與贊朝夕論議猶恐不濟而每事但遣左右宣旨罕嘗面諭豈能深究利害此所以知德宗之不振也侍講臣敦詩言德宗於軍旅間亦多是中人傳旨實情安得上達

聖語云德宗欲以此濟其猜忌刻薄輝又奏聖言及此社稷之福於是合辭奏言臣等敢不仰遵

聖訓願竭愚衷十三年三月癸卯開講時奏議猶有三帙凡二萬五千餘字有

旨諭講讀官令自後每讀以半帙爲率四月庚戌臣
燧等讀贄論度支令折稅市草事狀臣燧等言自古
聚歛之臣務爲欺誕以銜已能未有不先紛更制度
者

聖語云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庚申臣燧讀贄所
論裴延齡書

聖語云陸贄論延齡姦惡反覆曲折如此延齡可謂
延齡至小人臣燧言延齡之姦最甚世所罕有又有
旨特以十八日二十二日

御講筵臣燧又讀贄所論裴延齡書讀畢臣燧言君

子未嘗不欲去小人然爲小人所勝如蕭望之爲恭顯所勝張九齡爲李林甫所勝裴度爲皇甫鎛所勝聖語云皇甫鎛亦延齡之徒也惟臣等以庸瑣之材幸得備員華光日侍左右仰惟

陛下天縱典學緝熙光明一話一言皆足以貽諸萬世堯舜之聖不過如此豈唐德宗所當同日而語然宸心惕惕每慮或蹈其失以爲寒心夫德宗親聞贊言而棄之如土梗

陛下追誦贊語而寶之如元龜至以退朝之後傾聽數千言而不爲倦厭又特於雙日躬御邇英蓋故事

所未有

聖恩相去何止高天之與下地臣等不勝大願乞
宣付史館以彰著

陛下不矜不伐執古御今之意無任昧死俟命之至
取

進止五月一日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依奏

宋名臣進讀奏議劄子

元祐八年五月七日蘇軾同呂希哲吳安詩豐稷趙
彥若范祖禹顧臨劄子奏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
恭惟

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
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爲竊謂人臣之納忠譬
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
經効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已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
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
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踈上以格君心